

# 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## 《繁花》是不是过于繁华?

跟记者回到车墩的「黄河路」一探究竟



车墩的“黄河路”  
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

### 台前幕后

“这辆车，是拍13、14集中阿宝和雪芝情起缘尽的地方，我很喜欢那段戏。”昨天下午，在上海影视乐园（车墩），坐上13路道具车，跟随上影导演、《繁花》联合导演，也是剧中黄河路烟纸店老板景秀的扮演者程亮，本报记者回到电视剧《繁花》的众多拍摄地，从“黄河路”转身就到“进贤路”，从“外滩27号”那步“至真园”，一探剧中90年代的上海如何从无到有，从朴素到光鲜。

### 多处拍摄地 满满是回忆

公交车很快开到“浙江路桥”边，那是阿宝和小宁波落水的地方。再沿着桥往前走十几米，3号棚赫然眼前，“我第一次来《繁花》剧组就是在3号棚，对这个棚很有感情，也在这里见证到王家卫导演、鲍德熹老师，以及众多工作人员怎么把它变成‘27号’的。”程亮介绍，剧中的第一代上海白领的办公场面、汪小姐的成长故事，以及范总召开“三羊牌”发布会等都是在这3号棚完成拍摄的。

《繁花》中的“沪联商厦”位于车墩“南京路”上的“永安百货”。进门有复古的水晶吊灯和铁栅栏门的电梯，许多影视剧会在这里拍“和平饭店”，“但我们《繁花》中的和平饭店是去实地取景拍的。”程亮带着几分骄傲在门口的一角比划，“这里曾经搭了很多货架，三羊牌上市时，人山人海涌入商场抢购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的。”打开门进去，是一个路面不平、不起眼的小广场，那是拍摄货物清点交接，范总卸货时心疼“东西湿了”的地方，“那场戏，董勇老师演得特别有意思。”百货公司一楼闪转腾挪，已经“拍”了好几场戏，楼上空间自然也不浪费，“阿宝、陶陶躺在甲肝医院里的戏就在这里顶上完成的。”程亮骄傲地说，《繁花》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上海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描绘得很细，“比如30多年前上海那场甲肝大流行，曾有30万人被感染。”带着对剧组生活的回忆，程亮语气里满是温柔。

一个摄影棚 拍了三年戏

车墩原有的体量并不能完全容纳下《繁花》的拍摄需求。“上影本着打造海派精品片的初心与长远考虑，以50年建筑标准1:1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、进贤路两条马路。”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介绍，2020年4月，自己打开朋友圈，第一次看到王家卫启动《繁花》剧集的消息，为了让《繁花》在上海、在上影“绽

生活的回忆，程亮语气里满是温柔。

### 一个摄影棚 拍了三年戏

车墩原有的体量并不能完全容纳下《繁花》的拍摄需求。“上影本着打造海派精品片的初心与长远考虑，以50年建筑标准1:1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、进贤路两条马路。”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介绍，2020年4月，自己打开朋友圈，第一次看到王家卫启动《繁花》剧集的消息，为了让《繁花》在上海、在上影“绽

生活的回忆，程亮语气里满是温柔。

放”，他与王家卫有了一次聚会。“王家卫导演说，我是很想回到上海拍摄，闻着法国梧桐树的香味拍《繁花》，全上海我就看中一个摄影棚基地，上影有没有魄力拿出来？”面对王家卫的“激将法”，王健儿“将计就计”立下《繁花》之约，投资5亿，收购了王家卫看中的昊浦影视基地。

后来，夜东京、菱红的精品店、至真园顶楼包间等场景都在昊浦影视基地超过50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搭景，这也是上海目前最大、规格最高的摄影棚。如今这些场景已经拆除，让故地重游的“陶陶”、上影演员陈龙略感失落。“我还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看到马伊琍就在外面晒太阳。三年来，我在这个门口不知道看过多少次夕阳，也不知道看过多少次日出。”

### 实景黄河路 其实很“朴素”

电视剧《繁花》里，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红尘滚滚，车水马龙，很多观众质疑剧中的黄河路是否过于璀璨，毕竟现实中的荅圣园酒家并不耀眼。昨日，来到昔日片场，车墩的“黄河路”，没了霓虹闪烁，也少了些金色招牌，“至真园”都显出几分“朴素”的面目来。“现在看觉得地方并没有回忆中那么大，但拍的时候觉得老大了。每天都有几十人在现场，我们拍夜戏多，从下午拍到第二天早上，拍到凌晨四五点才收工，通宵是家常便饭。”程亮站在曾经景秀的烟纸店的位置，回忆从前，“去年春节，‘黄河路’灯火通明，我们拍年初五放炮仗和开业的戏，整夜都在放鞭炮，像过了很多次年一样。”

面对《繁花》是否原原本本“还原90年代上海”的争议，程亮坦言，如果大家到拍摄的实际场景来看，会觉得至真园并没有过度繁华，质感与现在黄河路上的荅圣园酒家也比较接近。“之所以会形成剧中灯火璀璨的感觉，一方面是王导所说的，他想还原那一代人内心的震撼。另一方面在于，《繁花》是以电影的态度和方法来拍摄的。通过电影级别镜头的呈现，很多现实中普通的东西也会看上去更为华丽。”作为一个全程参与《繁花》的演员和导演，他说，“电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理感受，一切都会被放大。这种璀璨的感受，更接近于创作者心理的效果。” 本报记者 孙佳音

## “麻老板”学表演 是因为新民晚报

### 演得很好常受肯定

在《繁花》中拎着榔头冲向宝总差点砸下去的诸暨“麻老板”，这两天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上主演《每一件美妙的小事》。他也是那个因为主演电影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而与梁朝伟竞争去年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演员杨皓宇——出道20年，他首次主演电影出圈。接受本报专访时，他还道出了与新民晚报的缘分：“我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看到晚报上的招生广告，才开始学表演的。”

与凶巴巴的“麻老板”反差极大，杨皓宇本人语音语调温柔到都有些“婉转”，态度谦逊道：“随便你怎么写”。“《繁花》，是我从艺那么多年，试戏试得最多的一部剧，先后就去试了五六次——我试过陶陶、小宁波、沪生——本来还考虑有沪生……试了那么多次，都是看看最后怎样才与胡歌最搭。”

最后，才“落定”他演“麻老板”。他抵达剧组拍的第一场戏，就是拿着榔头准备敲胡歌。“王家卫导演不给你说戏，而是在现场放很紧张的音乐。我们都在这个音乐氛围里演，慢慢地，紧张的情绪起来，就对了。”他分析道，“麻老板必须凶，是为了体现危机感，否则唐嫣后来开车撞车的那种紧张与迫切就体现不出来。”

后来，他在另一个剧组里与饰演黄河路金美林老板的范湉湉又遇上——在《繁花》里，他们的戏并没有交集，所以不曾相见。“她特别来找我索要‘看看我’，我问为啥？她答，‘因为《繁花》剧组里的人说你演得特别好，我就来看看你有多好！’”

对于“演麻老板演得很好”，杨皓宇倒是一点儿也不谦虚：“这个角色难度一点儿也不大——我之前演过很多这样的人。我最近几年才开始演喜剧、文艺片。我刚出道的时候，经常演坏人。麻老板做的是假货，唯一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就是‘以凶暴对付凶暴’。”杨皓宇笑呵呵：“在《繁花》现场，我得到王导的肯定很多，所以我对他的好感拉满……”

### 因为晚报改变人生

杨皓宇是知青回沪子女，父亲是四川人，妈妈是上海知青。他1989年回到上海，在隧道公司的技校学电工：“地铁一号线新客站到人民广场这一段的电工活儿，就是我们做的。”当时，他一个人住在北京路、大田路附近的楼梯间。虽然月薪有一两千元，但是没什么朋友，也没有融入城市生活。“我当时看新民晚报，看到有一条话剧培训班的招生广告，在北京东路小学开班，我就想去做游戏、认识点人、交朋友。”

给他们上课的是一位群艺馆的老师。杨皓宇每周一三五晚上去那里上课：“我发现原来表演那么好玩儿。”3个月学完之后，他们去上戏看了一场小剧场话剧。于是，他萌发了考上戏的念头。从1995年开始和陆毅一起考，直到1997年他才考上。杨皓宇的同班同学有冯绍峰、佟大为……

杨皓宇回忆道：“我当时就住在仙乐斯对面，去云南路打工，会路过黄河路。所以，我一看到黄河路的那个景啊，那可真是一样一样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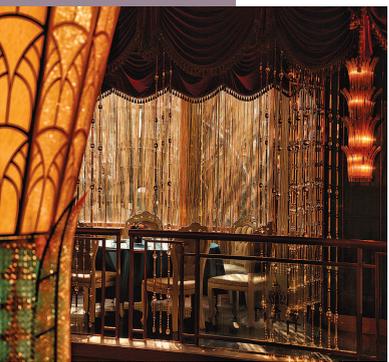
### 每个角色全力以赴

杨皓宇到本月21日前，都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上主演话剧《每一件美妙的小事》（见上图），这是他自2016年起就开始演的话剧，此番是复演：“话剧培训班里，有我为数不多的一直联系的上海朋友。后来，因为抑郁症离开了我们。因为他，我才接了这部戏。”《每一件美妙的小事》讲述的是抑郁症的故事，但是“以悲剧的方式演悲剧是没人会看的。这部戏三分之一还是很快乐的。”

演话剧的快乐，就是一作调整现场就能立刻感受到观众的反馈，“是和人互动，而不是和机器、镜头互动。这样的成就感更及时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”

今后，杨皓宇也没有更远的目标：“我只有小目标，就是把每个小角色演好！演一号，就是把每一场戏演好，跑龙套就是把这一场戏演好。”

现在在路上走，也有人会大致认出他来：“那不是谁谁谁吗？”他说，“你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，哪个角色会火，所以每个角色都要全力以赴。只要是全力以赴，你和观众都会喜欢。” 本报记者 朱光



▲ 至真园内景  
记者 李铭坤 摄



■ 电视剧《繁花》中的黄河路